

西双版纳风情

564

民族研究所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1982
123

西双版纳风情

狂 想



民族艺术出版社

04756

封面设计：陈 琦

西双版纳风情

征 鹏

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.75 印数：1—3,500

1981年6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84·48 定价：0.20元

目 录

卷头絮语·····	(1)
美丽的勐巴拉纳西·····	(3)
黎明之城和夜明珠·····	(11)
琵琶鬼寨·····	(18)
竹楼春光·····	(25)
歌舞世界·····	(32)
漫话泼水节·····	(43)
婚姻与家庭习俗·····	(52)
植物王国漫游·····	(62)
天然的动物园·····	(74)
结束语·····	(83)

卷头絮语

西双版纳是个可爱的地方，她有着一眼望不断的茂密的森林，奔腾不息的河流，十分丰富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，宛如神话中所描绘的孔雀国一样多彩多姿；她有着勤劳、勇敢、聪明、善良的十多个兄弟民族，他们那绚丽多彩的文化、开朗直爽的性格和独特的生活习俗，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普遍注意和关心。

我作为傣族人民的一个儿子，西双版纳的一个儿子，“生在澜沧江边，长在芒果树下”，是西双版纳用她的乳汁哺育了我，是她把我送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学习、深造，使我成为一个有一定知识文化的建设者。因此，我时时刻刻都铭记着她，时时刻刻都想回到她的身边。

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领导批准了我的要求，我回到了母亲——西双版纳的怀抱里。我的母亲啊，在我离开她的二十多年里，她变得越来越美，越来越年轻，无论是工业、农业、交通，还是文教、卫生、科研各条战线，都呈现出生机勃勃、蒸蒸日上的景象；植物王国里增加了一大批新的成员，茫茫的森林古老而又年轻；人民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，许多人住上了漂亮的瓦房，家里有了收音机、缝纫机、自行车……这些往日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，都是党给的呀！

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、风俗习惯，是十分重视和尊重的，傣族和州内各族人民至今仍保留着各自所

特有的民族特点和色彩。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，我就遇见了三十几批国外的客人，他们当中，既有作家、艺术家、记者、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政界人物，也有普通的工人、农民和家庭妇女，他们对西双版纳州内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是很有兴趣的。

我回到家乡以后，在短短的几个月里，就接待了三十几批国外的客人，收到了许多从北京、上海等地寄来的信，来信者大多数是文艺界和新闻界的朋友，他们向我了解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，尤其是对各族人民的饮食、居住、服装、节日、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问得十分仔细。为了让朋友们对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，我抽了一点时间写了《西双版纳风情》这本小册子，奉献给那些关心和希望了解西双版纳和傣族情况的朋友们。

美丽的勐巴拉纳西

一九八〇年一月，我从首都北京，回到了久别多年的可爱的家乡——西双版纳。

二十二年前，我离开了西双版纳，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学习和工作。每当登上景山之巅，鸟瞰金色的北京城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童年时候我曾经爬过的家乡的山，那山上油浸浸的鸡棕、嫩滋滋的竹笋是那样的多；每当我到颐和园昆明湖里游泳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奔流不息的澜沧江，她曾经用她的乳汁哺育过我……。现在，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声已经吹响，它深深的激励着我的心。

“回家乡去，建设边疆，保卫边疆”，这是我的决心。今天，我终于如愿以偿了，回到了家乡的怀抱，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格外亲切。

我的家乡西双版纳啊，花开四季，江水长流，茫茫的森林覆盖着约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如果在空中鸟瞰，西双版纳就象一颗绿色的宝石，镶嵌在祖国的西南边疆。在霞光的辉映下，闪闪发光。

据说，西双版纳古时候叫做勐巴拉纳西，意思是“美好、理想而神奇的乐土”。在民间传说中，这个地方是先辈们追金鹿的时候发现的。

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傣族有一个能干的首领，名叫帕雅拉吾，十分喜爱打猎。一次，他带着一批年

轻人在森林里狩猎，发现了一只毛色绚丽的金鹿。他有意射伤金鹿的左腿，以便活捉，将其带回家饲养。可是金鹿带箭逃走了。帕雅拉吾带着青年猎手们紧紧追赶，翻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座大山，跨过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条大河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泓美丽的金湖，金鹿向湖里纵身一跳就不见了。顿时，湖里开满了溢彩流光的莲花，清风吹来，万里飘香。帕雅拉吾轻轻的采下一朵莲花，仔细的数了数花瓣，足足有一千瓣，他就把这种莲花取名为“千瓣莲花”。他和青年们爱上了这个金湖，爱上了金湖周围苍黛的山，茂密的森林，便在金湖周围定居下来。这就是古时候的勐巴拉纳西，今日的西双版纳。

先辈们选择的这个地方，山是常青的，水是常绿的，一幢幢竹楼、掩映在烟波浩渺的绿海里；香气扑鼻的沾巴花、野玫瑰、黄花夹竹桃、长蕊合欢等奇花异卉，装点着翠绿的山河，使西双版纳更加妖娆。那啁啾的百鸟，以及那欢唱的溪流，使古老的森林充满了无限生机。在这里，人们祖祖辈辈从来都没有见过什么冰雪。这里的树木，一年中也有落叶的时候，但不是在一月份或十一月份落叶，而是在气候最热的四月份落叶，在这个时候，干季即将结束，雨季即将开始，植物界也开始了新陈代谢。这种新陈代谢的进行不象其他地方那样，所有的树叶都掉光了，然后长出新的嫩叶来，而是分期分批地枯黄掉落，又分期分批地长出新的叶子来。一棵树落叶、长新叶的时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，因此，西双版纳的山一年到头都是绿油油的。

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正是隆冬季节，北海、什刹海等都结了冰。当我一踏上西双版纳的土地，一股热流在我身上滚

动，额头沁出了汗珠。我在自治州首府允景洪下车后，就沿着凤凰树、柚棕树等亚热带树木组成的林荫道，向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方向走去。林荫道左侧的水塘里，翠绿的睡莲开放着粉红色的花朵；一堵堵围墙上爬满了刺藤，刺藤上缀满了其花似叶，其叶似花的叶子花；招蜂引蝶的“炮仗花”，散发出扑鼻的馨香。这里的天气，与北京相比，真是暖和得出奇。男同志一般都穿一件衬衣，姑娘们穿着薄料的紧身上衣，下着统裙，外出时撑一把花伞。我身上感到热辣辣的，很不舒服，解开钮扣一看，原来身上还穿着一件毛衣。在州上报到之后，我便去澜沧江边纳凉。

到了澜沧江边，我看见有不少傣族妇女把统裙盘在头顶上，下到水里，把长在鹅卵石上的青苔捞起来。青苔是我们傣族最爱吃的一种菜，当她们捞到青苔以后，就慢慢的把身子露出水面，把盘在头上的统裙慢慢放了下来。下游的江面上击起了一朵朵洁白的浪花，看到人家洗澡，我身上也痒痒的，便脱下了衣服，也跳进了波涛滚滚的江水里……

允景洪和北京的气候，差距为什么这样大，一个是春暖花开，一个是冰天雪地？原来，西双版纳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，约在北纬二十一度十分至二十三度四十分，东经九十九度五十五分至一百零一度五十分之间。它的北面有无量山、怒山的余脉为屏障，阻挡了南下的寒流；它的南面濒临印度洋和孟加拉湾，受到印度洋西南季风和太平洋东南季风的影响，再加上州内河流纵横，平坝和高山的海拔都不高，地形又复杂多变，形成了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。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二十一度左右，比同纬度的其他热带地区低二至五度。在一年当中，这里的温差是不大的，通常不是

以气温的变化来划分春、夏、秋、冬，而是以降雨量的多少来划分干季和湿季，最冷的一个月和最热的一个月温差只有十度左右。可是一天中的温差却是很大的。就拿景洪地区来说吧，“冷天”，早上太阳升起之前，气温在摄氏九度左右，人们可以穿上薄薄的棉衣；太阳一从椰子树梢上兴起，气温提高到十五度以上，薄棉衣就穿不住了；午饭以后，气温继续升高到二十五度以上，只穿衬衣也还嫌热。太阳一偏西，气温便渐渐下降了。难怪有人说西双版纳“一天有四季”。

西双版纳的气候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：白天，海拔越高的地方，气温越低，一般来说，海拔每升高一百米，气温就会下降摄氏零点七度。夜间，海拔越高的地方，气温也就越高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冷空气顺着山坡来到平坝的时候，被平坝上暖空气抬高，在低空中造成了逆温的缘故。不过，在坡地上，昼夜间温差的变化相对说来基本稳定。

西双版纳的雨量十分充沛，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在一千四百毫米至二千毫米之间，降水期全年约一百七十天到两百天，比同样降水量的华南热带地区多五十天左右。即使是在干旱的季节，也还有雾气、露水来补充，这里的雾日比多雾的重庆还要多出一、二倍。有人说，西双版纳具有海洋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优点，而没有两者的缺点，大概指的就是空气的湿度大而没有台风，气温高而没有寒潮这一特征。

西双版纳的山都属于无量山和怒山的余脉，它占全州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六。不过，无论是孔明山、粘天岭，还是新火山、南糯山、路南山，山势都比较平缓，最高的孔明山海拔也只有两千三百米。从空中俯瞰，这些山就象大小差不多的绿宝石排列在一起一样。

在连绵起伏的山岭和茫茫的森林里，生长着数千种热带植物和数百种珍禽异兽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到原始森林里去走走。在那里，你可以看到一亿年前保留下来的古老树种，可以采到奇花异草，可以呼吸到清香的新鲜空气，可以看到开屏的孔雀，漫步的白象，奔跑的金鹿，成群的野牛，稀有的白颊长臂猿，会爬树的青蛙……。

从茫茫的原始森林里出来，走到平坝，你会感到，天更宽，地更阔，心胸豁然开朗。在这里，地是这样的平坦，田是这样的宽阔，土是这样的肥沃，果木成林，环抱着一幢幢竹楼，既有金灿灿、香喷喷的被誉为“热带水果之王”的芒果，也有高挂在树上绿色的、椭圆形的椰子；既有成串成串的香蕉，也有大腹便便的树菠萝，形状很象牛心的牛心果，绣球似的绣球果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令人心醉。有的地方，站在竹楼的凉台上，把手一伸，就能摘到树上的果子。这样的坝子，全州有许许多多，万亩以上的有三十四个，它们象三十四面镜子一样，镶嵌在西双版纳多山的土地上。最大的是勐遮坝，面积约二十四万亩；最小的是布朔山上的勐因坝，面积只有几亩。坝子里腐植层深厚，稻谷一年可以种二、三季，历来被誉为“滇南的谷仓”。在这里，终年都可以吃上新鲜蔬菜和水果。

从内地来到景洪，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，以及横跨在江上的那一座雄伟的钢筋混凝土大桥。

澜沧江是流经云南省最大的河流之一。这条江发源于青海高原的唐古拉山北麓，山西藏东部流入云南，经西双版纳出境。境外一段改称湄公河，流经老挝、缅甸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越南，最后注入太平洋，全长四千五百公里。澜沧江在

我国的一段长度为一千六百一十二公里，其中流经云南省境内的一段长度为一千零五十公里，其中西双版纳一段的长度为一百五十八公里。

多少年来，澜沧江和它的支流罗梭江、南腊河、流沙河、南朗河等，用自己的乳汁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，哺育着傣、汉、佤尼、布朗、拉祜、佤、瑶、回、壮、基诺等十多个民族的人民，对西双版纳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。

在历史上，澜沧江也曾经给两岸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。在苦难的旧社会，我的家乡曾经流传过一句俗话，叫做“马不钉掌，人不过江”，意思是说，江上没有桥，也没有船，江这边的人是无法渡到江那边去的，就象没有钉铁掌的马一样，走不了远路。澜沧江流经西双版纳的一段，属大型的山区性河流，大部分地段为高山峡谷，河床狭窄多变，从上游的小橄榄坝到出境处，就有险滩四十四处。从允景洪到橄榄坝，虽然河床较宽，水流比较平缓，但险滩和暗礁仍然很多，只有独木舟和木筏能够通过。那时候，有多少人为了渡江而葬身鱼腹。两岸的人民早就想给澜沧江这匹野马套上缰绳，让它乖乖地为人类造福。可是，那时候人民治服澜沧江的心愿象滔滔的江水一样，从自己的眼前流过，没法实现。解放后，各族人民的这个宿愿，才逐步变成了现实。

早在一九五三年，党和人民政府就从内地派来了大批的筑路工人，修通了昆明到景洪的公路，澜沧江第一次出现了用来摆渡汽车的大渡船。二十二年前，我离开景洪到北京去读书时，就是乘坐这种大渡船渡江的。一九六四年，一座长三百三十多米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在澜沧江上落成了，它象彩

虹一样横跨在澜沧江上，把江两岸连结了起来，把内地和边疆连结了起来，把各族人民的心连结了起来。大桥的两头，雕刻着孔雀开屏的图案，正在向幸福的未来展翅飞翔。

一九六五年，全面整治澜沧江的战斗打响了。一支由人民解放军指战员、云南省交通局航道工程处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航道工程队，在各族人民的配合下，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，炸掉了锁在澜沧江上的第一道险关——素称“鹅毛不过”的“鬼门关”，扫平了六十多个险滩，终于开阔了河床，拉直了河道，使航道普遍加深一米，成为国家标准的航道。澜沧江结束了自古以来不能通航的历史，江面上第一次出现了乘风破浪、鸣笛远航的汽轮。现在，无论是罗梭江、南腊河，还是大开河、流沙河，都架起了桥梁，全州大小桥梁有几十座；全州所有的公社都修通了公路，以景洪为中心的水、陆交通网已经形成。祖国内地城市的工业品从大桥上源源不断地运到边疆，边疆又把茶叶、橡胶、药材等土特产品从大桥上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。澜沧江变了，西双版纳变了，象金色的孔雀，展翅飞向四化的灿烂前程。

西双版纳是一个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自治州，包括汉、傣尼、布朗、拉祜、佤、瑶、回、壮、基诺等十多个民族；未经识别和归系的三达人、苦聪人、阿克人、空格人、柯木人、本人；以及外来的苗、蒙、布依、白、彝、景颇等十几个民族，共六十四万人。傣族、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各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人数最少的是苦聪人，只有两个村庄，五百多人。

西双版纳的各民族，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。远在公元前二世纪，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

先民的记载。公元一、二世纪，傣族首领就先后几次派遣使者到东汉皇朝的首都洛阳朝贡，承受汉朝皇帝的赏赐和封号。“西双版纳”是傣语，“西双”即“十二”，“版纳”直译为“一千块田”，实际上是指比县小、比区大的行政区域。“西双版纳”直译为“十二千块田”，实际上是指十二个行政区域。

解放以前，西双版纳地区民族压迫极为深重。傣族的封建领主凭藉权势和武力，残酷统治和压榨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。一九一二年，云南军阀统治势力进入西双版纳以后，与傣族的封建领主勾结，采取“以夷治夷”、“分而治之”的政策，形成了汉族统治者压迫傣族，傣族土司压迫其他少数民族的“倒宝塔”式的统治。

解放后，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，西双版纳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，各族人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当家做主的愿望。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宣告成立，并相继成立了十二个版纳政府，十二个版纳分布在全州三个县，在景洪县内有版纳景洪、版纳勐龙、版纳勐养、版纳勐旺；勐海县内有版纳勐海、版纳勐遮、版纳勐混、版纳勐阿、版纳西定；勐腊县内有版纳勐腊、版纳勐捧、版纳易武。今天的西双版纳是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充分享受民族平等权利，共同走向民族繁荣、发展的金桥银路的十二个行政单位，是民族团结、发展、幸福和繁荣的象征。各族兄弟姊妹并肩携手，共同建设边疆，保卫边疆，为迅速转变西双版纳贫穷落后的面貌，早日实现四化而辛勤地劳动。

黎明之城和夜明珠

我的老家就在允景洪，它座落在澜沧江边。允景洪是傣语，译成汉语就是“黎明之城”的意思。它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。

“允景洪”这个名字，寄托了傣家人和州内各族人民美好的心愿，也反映了傣家人和各兄弟民族朝气蓬勃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
关于允景洪这个名字的来历，我小时候听外祖母讲，传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，允景洪这个地方原是个汪洋大海，后来海水干涸了，变成了一个美丽富饶的绿洲。看到这里的兴旺和发展，森林里的一个魔王眼红了，就对这里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战争，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竹楼被烧毁了，庄稼被破坏了，光明也消失了，这里变成了黑暗的地狱。

这时候，有一个足智多谋而又勇敢坚强的年轻人，决心要为人民找回光明，他勇敢地 and 魔王搏斗了七天七夜，魔王节节败退，逃进了恶浪滚滚的澜沧江。那个青年在恶浪里继续和魔王搏斗了七天七夜，最后掐断了魔王的咽喉，并从魔王身上取得了一颗夜明珠。

年轻人跃出水面后，把夜明珠挂在高高的椰子树上，一刹那间，夜明珠放射出的万丈光芒，驱散了黑暗，照亮了竹楼，人们热烈地欢呼，纵情地舞蹈，迎接光明重返人间。

为了纪念这个为人民找回光明的年轻人，人们把这个地方取名为“允景洪”，愿它花开四季，水流长清，象夜明珠一样放射出灿烂的光芒。

关于允景洪的传说，象金湖里的千瓣莲花一样美丽，它寄托了傣家人对于光明的向往和幸福生活的憧憬。然而，在苦难深重的旧社会，允景洪的天是阴惨惨的，允景洪的地是黑沉沉的，光明在哪里，夜明珠在何方？

翻开贝叶经卷和史书，可以看到：从傣历五四二年（公元一一八〇年）起，直到解放前夕，允景洪都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压迫、剥削西双版纳各族人民的反动堡垒。那时候，老百姓头上顶的天，脚下踩的地，山上的麂子、马鹿，河里的鱼、虾、青蛙，……一切一切都是封建领主的。猎人在山上打猎，得把野兽倒毙在地上的那一半兽身作为“礼肉”献给他；老百姓在河里捕鱼，必须把大的鱼献给他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头脚一落地就是封建领主的奴隶。

解放前，封建领主把百分之十四的土地划为“私庄田”和封赐给各家臣的“薪俸田”，把百分之八十六的土地以“份地”的形式，分配给农民耕种，种份地的农民要承担各种杂派和无偿劳役，如同用一根铁链把农民拴在土地上，为他们终年卖命。同时还把农村人口分为“召庄”、“傣勐”、“滚很召”三个等级。“召庄”是从贵族集团分化出来的“自由农民”，约占农村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七，这部分人因为他们是“鲁朗道帕雅”（领主、头人的亲戚），被免除一切封建负担，在农村中地位最高。“傣勐”的意思是“建寨最早的人”，即土著居民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三，主要为领主提供农业上的无偿劳役，每年要用一定的时间，

自带工具、籽种和伙食，为领主耕种“私庄田”和“薪俸田”，收入全归领主。同时还要担负造桥、修路等无偿的公役。“滚很召”意思是“主子家内的人”，即领主的家奴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九。这部分人原先给领主作家奴，后来，因为人多了就被分出来建立新的寨子。但是这部分人还得被强迫继续担负养象的劳役，子子孙孙沿袭下去。原来为领主养马、抬轿、烧火、做饭、捞青苔、削揩便棍，以及为领主老婆提裙子的家奴，分出来建立的寨子，就成了领主的养马寨、抬轿寨、烧火寨、做饭寨、捞青苔寨、削揩便棍寨、提统裙寨，就连召片领家里死了人，也还有专门为他们哭丧的寨子，叫哭丧寨。这类劳役有一百多种，把老百姓压得连气也喘不过来。

为了维护其统治，镇压人民的反抗，封建领主制定了一套维护其统治的法律和道德规范，如：“种田要出负担，不种田也要出负担，因为你要吃水，要立足于土地之上，而水和土都是召片领的（封建领主）”，“百姓反对头人，和尚反对佛爷，家奴反对主人，儿子反对父亲，……不准申诉”；“刺杀管家者，斩首示众，其子女作为管家奴仆”；“头人发怒向农民罚款，农民发怒则犯了王法，看不起头人应该受罚”等等。对于反抗其统治的人，采取血腥镇压，诸如割耳、断手、割乳头、火烙、油烫、砍头等。

但是，有压迫就会有反抗，傣族人民在漆黑的夜里，艰难的岁月中，一步一步地挣扎，一声一声地呐喊：“你是路，我们不走；你是水，我们不喝；你是佛，我们不拜；你是太阳，我们不晒谷子！”这是傣族人民发出的对旧制度的愤怒的吼声。从一四一五年起，直到解放前夕，西双版纳不